

原动力

章明 著

原 动 力

草 明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八 年 · 北 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003号

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119 字数79,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3 9/16 插页1

195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册

定价(3) 1.05元

出版說明

本書是解放后第一部写工业生产和工人階級的中篇小說。它反映解放初期工人階級在党的领导下，在恢复工业生产过程中的生活和斗争。

解放前夕，在垂死中挣扎的国民党反动派，对于即将归人民所有的工厂、矿山等，都加以疯狂的破坏。工人階級为了保护人民的财产，对敌人展开了机智而英勇的斗争。解放初期，工人階級又以坚苦卓绝的精神，克服困难，粉碎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使工业生产在短时期内得以恢复和发展。工人階級在尖锐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逐步认识自己的政党和自己在新社会的主人翁地位，提高了阶级觉悟，因而激发起空前的劳动热情。这一伟大的历史事实在本书中得到比较全面的反映。

本书是写东北一个发电厂，在解放前被国民党反动派放水淹坏机器。解放后因为有了党的领导和先进工人的推动，全体工人群众运用集体的力量克服了技术上的困难，终于修复了机器；并且在举行庆祝大会的同时，又破获了阴谋炸毁发电厂的暗藏特务。一些在思想上落后的工人在激烈的斗争中，提高了阶级觉悟，以更大的热情来建设自己的祖国。

书中的主角老孙头(孙怀德)是作者着意刻画而获得成功的

人物。他是这个发电厂的老工人，曾經参加兴建这个发电厂。他为人正派，遇事能替大家設想，因此大伙都听他的話。他在工人群众中能起骨干、带头作用。在他的身上表现出工人阶级所具有的优秀品质：勇敢、正直，爱厂如家，埋头苦干，又勇于自我牺牲。这是一个受过阶级斗争锻炼的，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老工人的典型。

本書原由新华書店于1949年5月出版，1952年9月轉由我社重印出版。現据原版本，在个别字句上加以修改，重排印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編輯部

1958年12月

目 次

第一章	冲不净的仇恨.....	1
第二章	和冰的斗争.....	14
第三章	来客.....	24
第四章	陈主任.....	33
第五章	滞湖是非.....	46
第六章	燃烧.....	59
第七章	动员大会.....	70
第八章	老孙头在屯子里.....	77
第九章	庆祝胜利.....	87
第十章	英雄受奖.....	104

第一章 冲不淨的仇恨

李占春在宿舍里冻的没办法，跑了出来，順道溜到朱自珍的小屋子里。朱自珍正在冻着手修理一千五百度的电爐子呢。李占春看見了忍不住哈哈大笑說：

“傻小子！你沒看見发电机躺着不动了嗎？你沒看見它冻成一个冰坨子那个样嗎？还修这破电爐子干啥？有本事的先修机器呀。”

朱自珍滿不在乎，还是很热心地盘着爐絲，一面低下头来修一面回答說：

“手艺人一天到晚两手闲着算个啥？你說水車不动，它能躺个三年两載嗎？能嗎？”

“誰知道呢？現时世道可难捉摸。苏联紅軍把日本人撵走了之后，中国人倒是来了好几槎，有些人叫他們做胡子，又有人說是国民党；管他們叫啥；一句話，他們都瞅不上电。”

“胡子也罢国民党也罢，日本工程师不回来，机器別指望修啦。”

“七月天談雪，別說修不修了，咱們出去晒会太阳，暖和暖和再說吧。人家說光棍难当，我說冬天不烤火也真够噲。”李占春不由分說，一把拉着朱自珍朝办公室門前走去。

李占春原是水电厂制材股的锯木工人，壮大结实，力气大，人老实，只是脾气有点倔。朱自珍是个小工，日本人在时，他每天到机器房去扫地，偷偷地留心机器；可是他沒有机会用手去碰碰它，或者詳細地去看看它的转动。油压泵泵每隔两三分钟便轧轧地响一阵，特别吸引他的注意。他老寻思道：“什么时候日本人才耻咱照管这个怪物。”他和李占春一般大，今年都二十三岁了；只是他娶了媳妇，李占春还没娶亲。他特别不爱说话，象大姑娘那么害臊，只有和李占春那种老实人才合得上来。这时候他俩远远便看见老孙头斜靠在办公室前的台阶上，他正眯着眼睛盯着“白骨沟”那边呢。

“瞅，他又自个儿在那儿发呆了呢。朱自珍，这两天你觉着了么？老头儿心上可有点儿活动啦。”李占春眼望着老孙头，用拐肘碰了朱自珍一下。

“难道他看中了电子里那个老寡妇不成？”

“我不是說的那个。他老打量下面那所发电所啊。他在盘算，也许——他到过县衙门领过粮，唔，他年纪大了，也许有点门道。”

李占春猜的对，老孙头这些天来的确盘算着发电厂呢。他坐在办公室门前低头望着山坡下面的发电厂，可以坐上几个钟头。发电厂从来就没有过象这时期那样寂寞。寂寞得真难受啊。瞅，不论哪一个山头，远的近的，都被厚厚的白雪埋住了。——然而往年冬天，在这冰天雪地的角落里，机器可吵嚷得厉害啦。夏天呢，更不用提了，山上尽是苍绿的柞树，山杏，山里红，低矮的榛丛，鲜红的野百合花，娇艳的野玫瑰，紫色的大马莲花和各式各样的野花。鸟儿不知疲倦地在歌唱，老鹰在蔚蓝的高空里自由自在地飞翔；山坡下的发电机嘈杂的叫。玉带湖的北湖头平

明如鏡，魚兒的蹦跳，常常突破平靜的湖面。但如今湖面已經凍結住了，鮮花野草都凋零了，蓋了一層白雪；山林里的野獸已匿跡；小屯里的几戶人家也都躲藏在茅草房里過着嚴冬。除了風吼，什麼聲音也沒有啊。說到發電廠，更是可憐的很：機器被日本人在撤退時破壞了；八、一五後，又被一度占領該廠的國民黨，打開了檢查孔，放水把機器淹沖過，如今已結成堅冰，發電廠外邊，臨着小河的變電所，更是零落不堪，白鐵架子和絕緣瓶子亂七八糟；O·C·B東倒西歪；螺絲帽，電綫，鐵片，零件滿地皆是。那四台風冷式的大變壓器，屹然不動地站在那兒。——不發電，那些傢伙象個大廢物。

看看這一切，參加開辟電廠的孫懷德真有點難受。他伸直兩條長長的腿，趾溫暖的太陽光曬着。這個高大的山東漢全身長的很相稱，長胳膊，長臉，長鼻子；動作起來可遲笨。小伙子們常因此欺負他；討他的便宜或揍他兩下，等他站起來要報復時，小伙子們已跑下半山腰去了。其實他也只是裝腔作勢罷了，他多嘴也不生小伙子們的气；他愛護他們象愛護自己的兒子一樣。老孫頭有一處叫人討厭的地方：碰着二三十歲的熟人，他便開玩笑自稱起爸爸來，特別對年青女人。年青人呢，便用種種友愛的語氣去抵抗他：“誰是你的兒子。”“誰要你這樣的爸爸。”不管別人怎樣說，他從來不冒火，心滿意足地大笑一陣。只有一次，一個知他底細的中年人頂了他一句：“你的爸爸癮還沒過够么？”他才傷了心。

老孫頭原是山東人，在家給人扛活，打十九歲上，他爹便去世了。父親快咽氣的時候，指着門外的田野說：“地啊，農人離不了地啊。干活，拚命干活，老天，不負，好，好人……”

他依了父親的話，辛辛苦苦地扛了五年活。可是掙不上一

寸土地；他媽死了，倒拉了一身飢荒。他就生了氣，把鋤頭一擡，離開了妻兒，跑外縣學木匠去了。他原是個勤快人，心眼也靈活，三年，學會了一身好手藝回來。趕他回到家來，他的虎兒已經九歲，會燒火，會帮他娘撈錢。老婆紡一手好錢，三年來母子倆好歹把日子對付過了。鄉里的木匠數孫懷德的手藝好，干起活來利洒，不脫期，因此他的活路挺不錯。一家大小三口人，都能勞動，光景過得挺不錯。他重複他爹的遺言對他兒說：

“人要勤快，拚命干，沒有走不完的路，窮人窮不了一輩子。”有時候，虎兒放學回家，坐在小木凳上撈錢，他便坐在兒子跟前，一面給他搖扇子，一面說：

“多可耻，不干活，光吃飯，拉屎，養孩子；養出來的孩子呢，還是不干活，光吃飯，拉屎，養孩子。呸，這是財主們的道道！”跟着他屈着手指頭數上十來個人的名字：誰家的兒子光吃喝，啥事不管；誰家的兒子要錢；誰家的少爺淨穿好的，逛窩子；誰又仗着家里有錢，為非作歹，無所不為。

虎兒聽的發呆，仰起臉來淨望他爹，手裡的活也停了。孫懷德就住了嘴，放下手中的扇子，溫和地微笑着，扶着兒子手裡的錢撈架子，帮他轉動。虎兒不好意思地，却也甜蜜地笑一笑，赶忙繼續撈錢，稚氣地要求說：

“爹你說下去。”

這樣的光景過了兩年，虎兒初小快畢業，他娘便得了癆病，不能干活，老吃葯，錢沒少花；辛辛苦苦攢了幾年的錢，又都吃光了。過了兩年，她身板好一點，可是旱災又來啦。旱得可竭虎，地裡裂成一塊一塊，河見了底，包米象珍珠子那麼貴。孫懷德眼看著一家三口就得餓死，打定了主意，便携妻兒跑關外。

虎兒慢慢長大了，他娘三天兩頭病，父子倆淨賣力氣，打鐵，

当木匠，侍候机器，当脚夫，小工，可是好光景再也不上他们家来啦。

“康德”五年，日本人招工修玉带湖水电厂。父子俩便应征上玉带湖去了。孙怀德把老伴安置在西凉镇住下，就领孙虎上这荒沟来。这时孙虎已十二，是个长瘦力大的青年。

想起他的儿子孙虎，这位老头儿更伤心啦。如果虎儿没有死，已比李占春他们大了，兴许已娶了儿媳妇，生了孙子了。啊，这里原是一座多么可怕的荒沟啊，满山都是狼粪。打从日本人把这一两万工人招来之后，狼给赶到对面的摸顶山去了。——原来由狼统治的天地，现在由日本人来统治了。

轻便铁道架起来，爆炸，凿石，运土，小斗车咕噜咕噜成天价响，把平平的河滩堆成了大山。剷土的，推斗车的，抬石头的，好长的一支队伍啊；这支队伍，不分昼夜，不分冬夏，囚徒似的在斥骂、鞭子的逼迫、死亡的威胁下干活！现在老孙头回想起来，心上好象还给日本工头的鞭子一鞭一鞭地打着似的。李占春和朱自珍挨近了他，他还没察觉出来；李占春狠狠地在他肩上打了一下。他正想着日本人的凶相，肩上着了一打，受惊地吓了一跳，回过头来一看，原来是那个忠厚可爱的小伙子，便亲昵地笑一笑说：

“是你俩。和爸爸一块坐下来！”

“你当是谁？”李占春满脸孩子气地嘻笑着。在老孙头跟前，他觉得象在自己的叔伯跟前一样。

“我当是川岛太郎。”老孙头随口回答说。他这一说，把朱自珍说笑了，把李占春说恼了。朱自珍和李占春同时抢着说话。

“好老头儿，原来你还想念川岛太郎！”朱自珍笑着说。

李占春气咕咕地说：“打从苏联红军帮助咱解放了东北，你

乐的合不攏嘴。你天天叨咕：咱是中国人，咱是中国人；別人提一提滿洲國你都生氣，你又老惦記着那位和你嘮了半天嗑，還送給你一塊紀念章的大鼻子的蘇聯人，叫什麼，西米諾夫的。——噫，現在倒惦記川島太郎，忘了西米諾夫啦！還把我這個中國人認作川島太郎啦！”

“那能把你認作川島呢；西米諾夫，也更忘不了他和那些親兄弟！不用提啦，他們走遠啦，回國啦！人家家里还挺忙，能老呆咱這兒？惦記也沒法！”老孫頭嘆了口氣，拿寬闊的手掌摸着下巴。“只是我想起了川島，想起了鈴木，那些狼狗，也想起了成千成萬屈死的伙計。……”老孫頭顯然被沉思弄得不痛快，不說話了。李占春聽他一說，不特不生他氣，反而被他的不痛快感染着，他低頭望着山坡下面那破爛的變壓所。過了一會，老孫頭用平靜的嚴肅的口氣問那兩個年青人說：

“哼，你們這些小伙子們成天呆着，眼見機器動都不動，心裡好過嗎？”

李占春站了起來，用並不帶惡意的冷笑反問說：

“老孫頭，你安的是啥心腸呀？日本那時代，我幾時都看見你象生了誰的氣似的，成天不說話。日本人來了便干一陣，剩下我們幾個，你就唉聲嘆氣說：‘有啥辦法呢？頭上頂着是他的，腳下踏着是他的，吃也是他的。來了，便干一陣；走了，大伙歇歇再說。’你教會我們懶；國民黨大員來那一陣子，你也教我們：‘瞅一瞅再說，眼下，機器也停了，人也閑了，你倒問起咱們閑得慌不，你安的是啥心腸呀？好比水車那蓋子，騙大員打開是你，不叫关上也是你，……’這幾天李占春其實和大伙一樣，閑得慌，一天到晚不曉得怎麼過好，可是他把他心裏話藏過，有意挑剔老孫頭。

因為今天天氣好，沒有風，太陽有點兒勁，從屋裏鑽出來的

人越过越多。他們都很自然地紧攏在台阶上凑熱鬧来啦。他們多半是小伙子，其中有个五十六岁的老关头；一个还信佛的老露头；另一个是三十多岁的老佟，他是本屯人，打从修水电厂起就有他。——已往，大伙不乐意和他在一起，因为他爱拿大伙說的話告訴日本人；可是他呢，只要人多的地方便鑽前去。苏联紅軍在时，他也嘻皮笑脸混进去，只是在明眼人跟前他可吃不开。国民党大員来发电厂那几天，大伙摸不着底，都害怕；老佟却自个儿去見国民党的大員，拿从前对付日本人的嘴臉去逢迎他們。从此，他又高高地坐在工友們的头上，指揮这个到四十里外的西凉鎮去买肉打酒，支使那个打扫房間做飯；叫这个献鸡，派那个献面。因为这儿变化特別多，因此老佟的嘴臉都給大伙瞅清楚了。誰知大員們来这儿不是打算修复水电厂，只想来揀点洋撈，并欣賞欣賞风景。不久，八路軍收复了鹿鳴江，大員們吓得魂飞魄散，一心要再彻底破坏一下机器便逃跑。那一天一个大員看見只有潘玉山和老孙头在机器房里收拾房子，他便問这小伙和老头，机器最重要的是哪一部分。潘玉山胆小，既不明白机器又不明白他問的是啥意思，一下答不出来。老孙头一下就猜着大員的意思，耽心他想把这破机器再破坏。于是計上心来：“他想套我呢还是想……要是他想破坏机器，咱可不耻！”他正躊躇着，大員便問到他头上来了。他心里扑通扑通跳，老实說，他怕大員就和怕日本人一样。他怕他故意把机器說錯了，大員会枪崩他；如果說了老实話，他又怕大員要破坏机器。“这机器再炸一回，还指望修么？！”他的心一横，便撒了个謊。他装成老实巴脚的样子，指着水車上的检查孔盖，对大員悄声說：

“咱不明白机器，听說就数那玩艺儿要紧，只要把他打开，便天神来了也盖不上，机器房全叫水淹了，水一直会淹上山頂。”

果然，大員撤退時忽忽忙忙把檢查孔打開，便逃命去了。水從檢查孔口猛力地冒出，每天把水車沖洗，把機器房淹上了尺來高的水。水到了尺來高，便往外流，流到變電所眼前的河水里，匯合于鹿鳴江去了。

老孫頭的機智把惡毒愚蠢的大員騙了，救了機器。至今，“水一直會淹上山頂”，已成為一個天大的笑話。工人們樂起來便愛提起這個笑話，提起這個笑話就樂，並親暱地贊揚老孫頭的機智。老佟每次聽着，都記在心里，他尋思，將來國民黨再來，他又有了獻功的材料了。說起來他和老孫頭也沒仇恨，不過他總喜歡給上頭拍馬，說說別人的壞話來顯顯自己的“忠心”罷了。

其實要蓋上這檢查孔也太容易，只要把北湖頭那邊水閘一關，水流停止以後，便能蓋上了。只是老孫頭怕胡子和國民黨再來搞亂機器，不叫蓋上。等冬天來了，老孫頭才叫蓋上，可是就蓋不嚴實了，冒出來絲絲的水，積少成多，把機器和機器房地面都凍結住了。

老孫頭是水电厂的一个普通工人，只不过他来的日子最长，为人正派，他說出來的話和他做的事情，都能符合大伙心里所想的，因此大伙都聽他的話。特別在中央胡子馬玉山洗劫以後，他提議工人派代表去請人民的縣政府救濟，得到圓滿解決，和他智騙大員，救了機器這兩件事以後，大伙更佩服他。蘇聯紅軍在時，他被提拔為班長。

老佟瞅着他有點眼紅，但是國民黨大員一走，他便失去了靠山，大家更瞧不起他。他覺得自己身體里沒有一根骨頭，好比一只蝸牛一樣，如果有一個硬殼子給他掩護，他便大着胆橫沖直撞；沒有了那個硬殼呢，他便癱軟，便垂頭喪氣。

這時老孫頭想着：檢查孔打開，原是自己想救機器，騙大員

們打開的；後來又是怕壞人來搗亂不叫蓋上，以至後來蓋不嚴實，把機器冰冻得不象樣，心里着实有点难过。現在听了李占春頂他一句，他就更不好受。看着那么些人，他心眼又活动起来，乘机严肃地糾正李占春說：

“占春，你可不能这么說。什么时候說什么話，什么时候干什么事。我活了四十八个年头，这四十多年里面，咳，我学会了偷懶，学会了罵人，騙人，学会了啥也不敢信，学会了……說起来話可长啦。我还是个小伙子的时候，干起庄稼活来莫說一个人頂我不过，就算两个李占春也会落在我后头；自然，那是老中华时代了。”

“哼，原来是个老庄稼人哩。”潘玉山插嘴說。

“我的两只手，哪有半袋烟工夫閑的？莫說我自个不閑，看見別人閑我也会生气。”

“那你什么时候学会偷懶的？”有人問道。

“你听嗎？說来話长，意思倒挺簡便，人穷喂，种地沒地，干手艺沒本錢，再加上鬧病，天旱，还有咱們的好日子？到了东北，日本人的天下，更不用提了。打比修这水电厂，日本人說的吃大米白面呀，工錢高呀，招来的工人老鼻子啦。呸，他們騙人啦，咱吃的是糠子，小米，豆餅；工錢两个月三个月才开一回，扣了伙食錢，剩下的养不起家口！死的有的是呀，病死的，累死的，来干活的人有两万，等修好电厂回去的就沒有几个了，至少死了一万五千人！”

这老头儿想起了夏天，打着赤膊的人們接連不断地从洞口把土和石头推到五里地外，走一步路淌一身汗，走五里地要淌多少汗？人們来时滿肚子希望：大米，白面，电业有前途，但是，呆上几天，人們总算瞅清楚了，希望也只好随着汗水流出来，一滴

一滴沁进土里去。

出了汗，喝上凉水，得絞腸痧病的，拉痢的有的是，肚子痛上一天半天，在炕上滚几下，人就完啦。如果害个头痛发烧，一样得干活，一直到两腿伸直，两眼朝天，才算脱离了灾难。好多人要逃跑，运气好的逃出去了，倒霉的便给抓回来，说是抗联派来的，说是国事犯，活活的给折磨死。开头，人一死，日本人叫撂到湖里去喂鱼；后来人死多了，便叫撂到荒沟里去喂狼。——前面那道沟，臭气熏天，白骨累累，工人叫它做“白骨沟”。想起了上万的屈死的工友，他就想到自己那屈死的儿子。到玉带湖不久，老孙头瞅着这光景，早就凉了半截，可是虎儿可兴致勃勃，和他父亲年青的时候一样，一股劲干活。——也就是这股劲，断送了他的性命。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回要爆炸一块很危险的大石，日本人图省工省料，没装铁架子，没有一个人敢去鑽洞子上炸药，——不赶趟呀。可恨的日本人，这时他也不骂也不命令，只用激将的办法嚷：“满洲国噢，胆子大大的有赏噢，不怕死的有……”年青人的劲在孙虎身上作怪了，他胸膛一挺便走进洞里去了，他爹要拦阻他也不赶趟。孙怀德只好闭上眼睛，心里象等待枪斃那么难受。一秒钟一秒钟过去啦，平常，他不明白一秒钟里面包含些啥意思，这时他懂啦，他儿子的性命就系在这几秒钟上头啦！爆炸声一过，孙虎象只山兔那样敏捷地跑出来了，一丝也没受伤。洞口外的工友都为他的再生透了一口气，孙怀德高兴得掉下了眼泪，可恨的日本监工们笑着拍他的肩膀。以后每逢危险的爆炸都叫他去。一个月后，在一次爆炸中孙虎给压死了。

老孙头把这故事说着，说到工友们的死，说到他儿子的死；听的人很多，还有女的。老头和女人早就听得掉下了眼泪，老孙

头却那么平静，好象他并不悲痛；不，他的悲痛早已变成顽强的反抗了。

“他說的掉下泪啦。”

“不，男人流血不流泪。听他說吧。”有人替老孙头分辯。

“我瞅清楚啦！咱穷人，不劳动，餓死，劳动呢，累死或病死！只有死路一条。什么苦尽甘来啦，什么沒有走不完的路——我一概不信啦！”老孙头輕輕吁了口气之后，繼續說：“咋办呢，除了磨洋工之外，还有别的更好办法么？那时候，中国苦力誰不磨洋工！”

“康德九年电厂修好了，水閘一开，湖水便順着水道奔流下来。水車动了，发电了，这三千米长的水道，花了多少中国苦力的血呀，牺牲了多少性命呀！每天每天流出来的水算不清，但怎么的也冲不淨咱們心中的仇恨呀！”……

听了老孙头的长长的故事，大家都掉进各自的痛苦的回忆里了。哪一个老头沒有儿子？哪一个年輕人沒有父母？不說起来就忘了，或者說，日本人的罪行，看多了，看慣了，兴許麻痹了；現在听老孙头一說，大家都想起自己的苦楚来啦。老关头的儿媳給警察糟蹋过；李占春的叔父出劳工至今沒回来；誰家的地和房子因归大屯給占了；誰家做了小买卖犯了經濟給押起；至于打呀罵呀，那真是家常便飯了。

“他說的一点不差，完全是那个样！”老关头抬起了头，胡子一翹，肯定地說。

“手艺人可受他媽一輩子气！連机器也不許看一眼。”朱自珍也气憤的插嘴。

“說來說去，还是怪咱不会做人。管他給不給气受，多将就人家一些，不也有好日子过了么？”老佟說話了，他一面說一面用小